

文學筆
記叢書

寄園寄所寄

下冊



行刊社應供書圖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再版

寄園寄所寄

標點者
校閱者
出版者
發行人
發行所

朱太忙
周夢蝶
大達圖書供應社
周健人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二冊定價三元二角

寄園寄所寄 卷下

獼祭寄 天時 人物 人事 物理 書籍（書法附） 獼聚數

寄園主人曰：「事不洞晰，引用必訛，義山所以獼祭也。古今書籍繁夥，徒抱枵腹，以與古人抗衡難矣哉！若夫占天必辨星躔，論人必窮幽奧，讀古必蒐怪僻，著述必極蠶動，雖周公復生，豈易言耶？姑彙人所必用者，勿貽操挺而戰之譏，則幸矣！」

獼祭寄

天時

兵法云：甲子與周往，亡滅燕，征戰危事，尚可不拘時日。况其他耶？然陰陽術數，信不足，憑不鋤，其根不足，伏愚瞽之心，杜拘泥之口也。請言天時。

隋書元冑傳：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冑不在，上即令馳召之。及冑見上，謂曰：「公與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嘗攷之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考學庵續筆記）

冬至夏至諺語，與今南北俗傳不一。今揭其二：冬至一九二九，行人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薺栗；四九三十六，方纔凍得熟；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六九五十四，乞兒爭志氣；七九六十三，破衲足頭檐；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夏至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吃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爭向露天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夜眠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坡。俗語止傳冬至，不傳夏至，讀馮慕岡月令廣義，因得見此俗談巷語，必有來歷。（客中閒集）

鮑宣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今報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如

今五更也。(孔氏雜說)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說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家，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于此。(野語)

陳指揮鐸善詞曲，作京師月令記，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蟲出溝中，臭氣上騰，妓舞化爲鶻。」最善名狀。(客坐贅語)

京師二月洶溝，穢氣觸人，南城爛麪，銜尤甚，深廣各二丈，開時不通車馬。此地，在憫忠寺東，唐碑稱寺在燕城東南，疑爲幽州節度使城之故壕也。

嘗見紀載，河凍有魚龍花草形，或在屋瓦上有之，類以爲祥異。格致艸曰：「崇禎壬申臘月，余樓簷瓦凍爲花草，獅鳳之形，嘆曰：『屢氣象樓臺，曠野氣成宮闕，是凍亦偶然合之。如雨豆雨麥，偶象豆麥耳。』松蟲之毛象松，柑蟲之色象柑，濕熱所蒸，頃刻漫山布嶺，耳目口鼻，腸胃畢具，可以通觀。又如落星爲石象狗首，便曰天狗，不知是火吸土氣，或至火際，一經鎔鍊，如陶土成磚，故初落熱不可摩，又見星石久藏變小，亦緣火初煉土急切成質，苞含有氣，久則氣消而質自斂，電竅亦然，雪霜霧露之後，微風飄漾，往往成紋耳。」方密之曰：「光氣與形象互成，既有形象，必有所尙，何足怪乎？」(物理小識)

人物

闔闔內人類萬殊，可盡詰所稱之何自耶？莊子云：「郭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卯丁子，有尾人，卽爲萬物靈，其稱名代殊，安知其不由是也？」披覽舊聞，有觸卽書，若必核其詳備，則載籍極博矣。

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紀信乘黃屋，載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

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並送縑綬，軍中皆稱萬歲。王望曰：「今日雖擊牛酹酒，勞饗軍士，皆稱萬歲。」伏波馬援封侯，乃有請上雅壽，掾吏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之祝也？（東齋記事）

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穀，手舜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歸妹，周成王之女，嫁于陳，並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漢制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藩王。（客中閒集）

明初閣臣大約初入爲東閣，進文淵，又進武英，以及謹身（今爲建極）華蓋（今爲中極）惟文華，則二百餘年來，在永樂間權謹以孝行舉，拜文華殿大學士，至萬曆三十五年，加山陰朱文懿公賡，亦一奇也。又殿閣遞進不相兼，而高文懿穀以謹身兼東閣，王穀愍謹身東閣，又一奇也。（湧幢小品）

文臣稱總督，武臣稱總兵，皆是虛銜。總兵之名見于元末，明初因之。中山王伐吳檄曰：「總兵官准中書省咨云：『至元統年，始有定名，曰總兵。』」曰副總兵。總督見于宣德中，巡撫總督糧稅，至釐川之役，王靖遠用之。軍務侯璉繼之，靖遠轉南兵部，亦曰總督機務。乙巳之變，于少保以本兵稱總督，未幾用之兩廣，又用之兩廣湖貴，用之兩廣川貴，用之陝西，用之宣大。嘉靖時又用薊遼保定，用之浙江江福，並用之漕河。正德末年，武宗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于是改總督爲總制。嘉靖三十年，世宗以制字非人臣得稱，仍改總督。胡梅林總督浙江，江福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而民間至今稱曰胡總制云。張經至總南直隸浙江山東福建兩廣，凡文官至總督，稱軍門，巡撫操江不與焉。撫操經過所督地方，要謁見至大門外下轎，由中門入後堂相見。軍門上坐，撫操列坐，其送迎軍門俱至大門外看轎。各總兵照撫操事例，移文俱用印信呈文，相見介冑行跪，勳臣亦由旁門庭參，其隆重如此。然總兵行跪，勳臣庭參，亦太甚矣。至近日操撫皆稱軍門，御史捶參將，陵僭又將何極？兩廣總兵舊皆以勳臣充之，嘉靖四十五

年都給事中歐陽一敬題請革去，以流官都督代鎮，覆允爲例。韓襄毅公初至廣時，三司官以地方殘破，皆待罪行，事故初見行跪禮，後因之。嘉靖壬子，都御史遂昌應檟論令改正先朝巡不許攜家，亦如巡撫按之制。景泰初，給事中李實等奏言鎮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一切疾病婚嫁，不能相通，甚有無子可於者，乞勅各官攜妻子完住，許之。由是巡撫始得攜家（同上）。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稱太者，蓋如是耳。（孔氏雜記）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隤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隤祔爾孫某甫。」兩字之也。（日知錄）

政和初，定命婦八階，婦人次以室人，後改爲安人，亦見于大詔令。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學齋帖）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湧幢小品）

貢舉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而後，遂有朋黨之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李肇國史補既疑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奉勅宣依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爲恩門師門，並自稱門生。劉

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見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至于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禍，亦不減于唐時矣。（日知錄）

本朝亦禁稱座師門生，唯國子監祭酒司業，則刺揭直書生某人，餘用光名而已。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按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尤可證（同上）。

人論稱呼古今多不同。爾雅稱夫之兄爲兄公，逸雅（漢劉熙撰）獨稱曰公，又曰兄愜。（謂已所敬見之怔忡自肅齊也）洪邁初爲弟婦保夫禱祠（夫隨兄使金）曰：「頃以兄伯出使，夫婿隨行。」邁初謂漢書雖有兄伯之言，然非弟婦出稱，心疑未妥，後見爾雅乃知當言兄公出使爲是。然今俗婦人稱夫之父，反曰公，而稱夫兄爲公者，絕不知也。然爾雅謂稱夫之弟曰叔，則夫兄亦可謂伯矣，何乃爲此異稱也？又爾雅稱父之舅弟先生曰世父，後生曰叔父，稱父之兄妻曰世母，父之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謂叔父叔母，則亦可謂伯父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觀釋親四章書，總無伯字（雲谷臥餘）。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年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著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典二十已有伯某，而年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吾年五十，卽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而呼爲幾丈之類，是不可以自尊也。」玉藻，士子君所言，大夫沒則稱諡若字，士與大夫言，亦稱字，以君前臣名，而大夫字之爲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大夫，雖孔氏謂言及它大夫則呼字，卑者蓋亦字尊矣。（釋史）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菴近俗也。予嘗攷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

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此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閣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于印章，似爲未妥。又按古篆有作菴者，又止借弁者，石鼓文作菴，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菴，詳玉篇，皿部有竇鳥含切，覆蓋也。考古閣有伯夔饋竇，竇器皿，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升菴外集）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顛覆國祚，不得已請奏，故附學立焉。（四樵野紀）

增廣有額曰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後成化三年又額。（堯山堂外紀）

左右參將之名，起於洪武二十年，卽左右副將軍也。遊擊之名，見于武則天，以傳遊藝爲之，用以羅織者，佐擊起嘉靖年間（湧幢小品）

凡士司官有武銜者，宣尉使同知安撫司，正長官副長官，士千戶百戶之類是也。又文銜者，上府同知通判推官，士州同士縣丞主簿巡檢之類是也。長官司有屬宣慰司者，有屬府州縣者，有屬衛者。武銜士官與屬宣慰長官，專用目把漢把倅而倅者也。文銜士官與屬府州長官，事統于郡守州守縣令，倅而漢者也。屬衛長官與衛官世姻，而勢難鉗制，不倅不漢者也。（同上）

監生歷事起于天順時，兵部尙書馬昂所題，謂曹務機要，上下疏牘關係，不宜專委胥吏。當擇監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俾專司繕錄，因課功高，其入銓常資，詔下所司通行，著爲令。（同上）

男女之合，二情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裏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裏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者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者必仰。走獸溺死者，伏仰皆然。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胎品胎之兆。父少母老，產女必羸。母壯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工，首察乎此，補

羸女先養血壯脾，補弱男則壯脾節色。羸女宜及時而嫁，弱男宜待壯而婚，此疾外所務之本，不可不察也。（褚氏遺書）

飲食五味，養體骨肉血，肌膚毛髮。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陽精陰血，皆飲食五穀之實秀也。方其升也，智慮開明，齒牙更始，髮黃者黑，筋弱者強，暨其溢也，凡充身肢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瀝，無有不下。凡子肖形父母者，以其精血嘗乎父母之身，無所不歷也。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虧，則子一目不肖其母。然雌鳥牝獸，無天癸而成胎者，何也？鳥獸精血往來尾閭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內敗，小便道澀而爲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疼，愈疼則愈欲，欲大，小便愈便，則愈疼。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爲之腫，或雖合而難子。合男子多則瀝枯虛人，產乳衆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同上）

建平王妃姬等，皆麗而無子，擇良家未笄女入御，又無子。問曰：「生男有道乎？」翟裕澄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陰陽氣完實，而後交合，則交而孕，孕而育，育而爲子，堅壯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氣早洩，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壽。此王之所以無子也。然婦人有所產皆女者，有所產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多男婦人，謀置宮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期，生六男。夫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亦有子之道也。（同上）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雨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南京第宅莊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刺

史。朱子語類梁帥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經臨哭。由是觀之，稼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曹性男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皇朝盛事）

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詩云：「彼都人士。」史記云：「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齊，士女閒雅爲美，故曰都門，曰都人。以邊陲郊野風俗疎略可鄙，故曰鄙民，曰鄙人。左傳子產治鄭，都鄙有章。（鉛槧）

人事 遇大事大疑出片語而措泰山之安宰相必用讀書人信哉顧十七史從何處讀起臯禹所讀何書亦曰開卷有益未必不資一時之酬對云爾

仁宗親信夏原吉最切，每朝罷必呼至近御展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公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則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事，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後旨多云某部知道，倣此。（皇明泳化類編）

杜詩：「今朝漢社稷，心數中興年。」人多疑子美誤用，註中竹仲反，而不知其出處。按宋史筆斷曰：「中興謂中于理而復興也，猶曰應當興耳。」（杜詩註）

朱子嘗曰：「科舉壞人心術，故其議學校貢舉，謂今之爲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其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近代歸震川與潘子實書曰：「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弊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繫繫，不可解脫，以至老死而不悟。」二公之言，深中應舉士子之弊。（雲谷臥餘）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臧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演繁露）

唐太宗罷周公祠，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此後世學校專祀孔子之始。前此所謂先聖者，周公也。先師者，

孔子也。後世惟以顏子配享（古今原始）

唐明皇始改顏回等從祀孔子者爲坐像（同上）

明皇始詔孔子門弟子從祀，前此孔子弟子惟列像廟堂，不預饗祀。至是因李元瓘言，始得列享于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之上（同上）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擢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張仲孝友是也。

（三餘贅筆）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屢經省試取中，擯棄于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未幾復縱之，于是羣臣建議，歸咎于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爲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客中閒集）

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春秋以稱字爲榮，同輩相稱以字，至有稱名者，見諸詩文，殊爲典雅。近世諛佞成俗，直稱表號，以爲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少年稚子，無不蒙此稱者。夫父母存，恆言不稱老子，舍而居尊長之名，冲幼而甘衰耄之目，豈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詩題，俗陋又不待言矣（雲谷臥餘）

余讀莫氏八林，有未四十稱翁者，作詩譏之，今更不爾，可媿也。

江陰李詡，菴漫筆曰：「余少時肄業，並未見窗稿刻本。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抄得窗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十紙，到余家塾，棟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州（唐順之）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案，余爲從與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楊子常彝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鉤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驢選程墨始。至乙卯以

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于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奉以爲的，而他書一切不觀（同上）

近時呂□□選本，爲海內圭璧，他皆雜以窗作，借新榜人名目行世。及本人既發，則又刻在稿上，曰誤刻訂正，曰借某人刻，此風甚薄，漸至鄉會墨皆膺作。今奉新令禮部頒行真本，妍醜難掩矣，學者可不奮諸？

明太祖建國學于南都，乃製秀才監生之衣巾，既成，太祖親服而試之，問馬皇后曰：「汝謂我何所似耶？」后笑答曰：「似一個老官也。」至今監中皂隸，誚監生爲老官（泳化續編）

元大也，始也，首也，人君立極建元，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每歲首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正月一日，曰元日，蓋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按古帝王紀元，始于漢，以一字紀元者，始于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以二字紀元者，始于漢武帝建元元年，以三字紀元者，始于梁武帝中太通元年，以四字紀元者，始于漢哀帝太初元年，改元始于文帝十七年，辛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項之日，却復中，于是更元年後，平以詐伏誅（客中閒集）

子過其父，爲跨竈，解者紛紛，聞邊徼中相馬者，言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謂之跨過竈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人追過前人之意，以擬子父于義爲協（幽草軒錄）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稽首拜，頭至地下，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也。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于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尙左手，女

跪尙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僂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同上）

隋唐之代，貢士皆考功主試。玄宗時，考功員外郎李昂爲之舉人，頗肆詆詞。玄宗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茲始。又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詔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爲五等。第一至第二第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出身，五等之分，自此爲始也。天聖五年，始曰甲，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于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同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漢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于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于周程蓋尊師之（識遺）

白虎通曰：「贊用雁，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失女子之時也。」儀禮云：「昏禮用雁，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昏禮曰：「贊不用死。」故詩云：「雛雛鳴雁。」六經天文編云：「雁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弱侯曰：「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致儀禮自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凡五用雁。夫雁非時有之物，而生者尤爲不易，使昏禮而必需是，則天下之不得妻者多矣，不如易以鷺者爲是。」（雲谷臥餘）

鷺終非雁也，失古人初意。吳徽仲施虹玉輩，皆以銀製雁行之。余謂刻木爲雁，繪以采色，旣肖飛鳴之形，復可貧富通用，則道學之鄉，古禮可復，親迎可行矣。

物類志曰：「將斧潛于姪婦狀下斫之，必生男，試將斧于雌雞欲卵時，可驗也。舊有佩雄黃精，衣冠照井之說，亦

與胎教同其意耳。無意中呼姪者回頭過戶限，視其左右，以知男女。孕婦食桑椹，復食雞鴨蛋子，橫生食薑，子六指。在孕恆聞鷹鶴聲，生子不畏雷。未齊曰：「陰經方動而交，則子生髮白肝枯，俗名社公，皆氣之不純焉耳。」經曰：「陰搏陽別，謂之有子。」按尺內也，以左右辨男女。醫曰：「心脈動如豆大，肝脈滑而兩尺甚者，妊也。命門旺爲男，肝心動肝滑而兩尺弱者，別病也。」（物理小識）

南史張元始及朝野僉載曹大年郗吉以此斷之。唐張鷟耳目記柳州曹泰八十五生子曰曾，日中無影，曾年七十方卒。張孟奇言今不驗，則遂有帷簿之疑。又言賢囊下觔，謂之影智，以爲甚言其精衰耳。老人亦有強于後生者，或曰一歲中其影彷彿，及長血氣自旺，則與人同（同上）

蘇州范公某老而生子允隆，外人多疑之。范乃廣召親友，酒酣出己足六指示之，抱子出足亦六指，衆議乃息。允隆已未召試博學宏詞。

黎久曰：「有處女孕者，其家訊掠百至，而卒無明驗也。或神交氣交，或精交，女國照井而孕，亦氣交之理乎？」外紀韃靼有女國曰亞瑪，作搗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男輒殺之（同上）

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以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更安忍置食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然梁元帝當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是朕生日，世依皆爲歡樂，在朕翻爲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惜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泣數行下，羣臣皆流涕。則前世人主未有生日爲重，而慶賀成俗已久矣。漫錄又說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與學士聯句，人主生日樂宴爲壽，始見此時，固莫盛于明皇也。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十五日爲千秋節，布于天下，咸寧宴樂，休暇三日，此置節之始。十九年以

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獻千秋金鏡錄。至代宗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宣于光順門，進名參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嘗勅停，尋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知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無妄之福。自今宴會，疏食，仕陳腦髓，永爲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紀節以來，襲爲大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爲重矣。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何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麵爲生日湯餅耶？」蓋舊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自讓皇帝，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宣太子業被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此愷悌之情。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于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以宮妾蕃將亦用此。朱仲新云：「唐人生日，多具湯餅，一引夢得送張與詩，爾生始懸弧，邀我作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賜天麒麟。此當謂初生時，少陵自有宗武詩也。雲溪友議載西川韋相公皇因作生日，節鎮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爲饋（愛日齋叢抄）。

蜀人多姓奇，今百家姓以爲出于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前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性者，而蜀姓或有出于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于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于此，至不許與他姓爲婚。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雁門郡思撰姓解，則分爲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于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諡，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蜀都雜抄）。

百家姓但有字無文理，黃九烟編之成文抄矣。予友王石農有百家姓鑑編，更爲工巧，今復有御製百家姓云。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于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據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如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于古人一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服四制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唐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玄宗開元七年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體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皇太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爲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嘆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絕微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案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宰相蕭高復請依上元救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從之。）其過于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今婦爲舅姑，亦服三年，其過于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日知錄）

武后始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當時雖請未行，至端拱中始行，遂爲制。（古今原始）
宋太祖始令嬪爲舅姑服三年，婦爲舅姑服，前此未嘗有也。（同上）

明太祖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庶子爲其母斬衰，亦制也，可謂能體孝子之心矣。（同上）

孝宣卽位，思戾悼之名，不少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覆之報，于國家者多矣。（日知錄）

堪輿家之說，原于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于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于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爲其術者，分爲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于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主于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爭錯，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漸聞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筆于贛人楊筠松，曾文憲及賴大有，謝子逸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于形勢，原其所起，卽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砂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甚行于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于郭氏者也。業其說者，參其異，卽會其同，斯得之矣。（青巖叢錄）

三國魏僕射曹叡沒于寇亂，嫡孫胤不能葬屍，招魂殯葬。招魂之葬，始見于此。（珊瑚網）

文王忌日必哀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忌始于周乎？（同上）

周成王用中士奠世繫，治世譜，差序秩第，卽唐之玉牒也。（同上）

漢高帝時，田橫死，從者不敢哭，隨板叙哀，故承以爲挽歌。漢武時，李延年分爲二，雍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